



胡志刚

球川镇球川村碧石坞自然村因后山岩壁呈青绿色而得名。明清时期属君子乡齐贤里七都岁字庄，1983年称碧石坞村委会，属球川乡，1984年球川乡改球川镇称碧石坞村，2013年全县行政村规模调整与球川、荷村、竹林、溪边、桥头6村合并称球川村。

碧石坞属石灰岩地貌，这里奇山异石众多、古树溶洞遍布，景色优美，水质清澈，环境宜人，且有着丰富物产资料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，是人们寄托乡愁之佳所，游玩打卡之胜地。

初夏一个微风和煦的上午，因村书记韩小土的邀请，我们走进了这个颇具神秘色彩且有传奇故事的村落。

此处以韩姓为主，自清咸丰年间迁到这里。“半壁岩石半碧泉，一池青水一村绿”，形容的就是碧石坞自然村的碧石坞壁泉，祖祖辈辈都依靠这眼泉水休养生息，一直以来，村民非常看重泉水，修建了方便饮用和洗涤的水池，尽管此后用上了自来水，但还是不定期地对泉水进行清理保护，使得泉流叮咚响、淘衣声辟啪、欢笑声荡漾，永葆了碧石坞壁泉恒古不变的生机与活力。惊诧其绿，因它温润如玉，惊呆于水，为它澄明似镜，掬一口清泉入嘴，甘甜清冽直沁心扉，沐浴其中，身心畅快，妙不可言！

惬意享受了碧石坞壁泉，我们一路交谈，不经意间来到了一座“旧城门”前，据当地上了年纪的村民介绍：此“旧城门”时称壕头城、壕城，城墙大致呈南北走向，长约500余米，横亘在坑谷之中，因城门内侧隆起的土坡形如牛头，沿两侧山脊缓缓抬升的城墙恰似一对巨大的牛角而改名为牛头城，修建于明正德七年，至今已500多年了，之所以在此立寨建城，既有历史的原因，更有地理之缘由。

建城的直接原因是爆发于明正德三年(1508)的王浩八率众起义，朝廷曾先后调遣诸军征讨，此地正好位于浙赣两省交界处，出城门即为江西广信府玉山界，于是立寨戍守。正德十四年(1519)，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、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，金华同知张齐、宁波通判王驾也曾奉命驻军于此。明清时期的

古镇球川饱经兵燹匪患之乱，因此壕头城也是历经数番修缮。

地处浙西边陲的球川是璞(何家璞石)信(上饶信州)古道上的一個经济重镇，是浙赣闽皖边界的商贸重地，古道夹在青山秀水之间，充满了未知的坎坷与诗意，玉山的纸砚、景德镇瓷器、浮梁茶叶都要经过这里流通，成就球川的饭馆、烟馆、客馆等商号兴起，尤其是造纸业曾盛极一时，素有“纸都”之称，周围内外皮滩上晾晒着片片白纸，如覆地白雪，引人入胜，清裴瑞兴有诗为证：“幅员数里锦为城，破竹为丝满地明，似月似霜还似雪，一川白得可怜生。”此“球川晾雪”为我县古十景之一，那时能用上球川官纸乃身份高贵之象征，可如今只留断壁残垣，岁月悠悠印痕犹在，不免唏嘘不已！

“我带你们去西山的百佛洞(白佛洞)看看。”韩小土像导游，仿佛要把碧石坞有意思的景点全部推介给我们，游兴正浓的我们也求之不得，随着他的身后徒步而上，从山脚出发到了500米处光景，只见一高10米许、宽约4米的偌大洞口突兀眼前，我们一头钻了进去，就像宋朝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般的感觉：其下平旷，人之甚寒，问其深，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，人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，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……约摸到了洞的中间地段，只见一口仰天水井废弃于此，深洞藏古井，不知当时是否为饮用而凿？据说这口井可通数里之外的七一水库。环顾四周，见悬崖峭壁与地面交界处有许多供奉佛像的痕迹。“是的，这里曾有过一百多尊佛像，遂谓百佛洞，可惜文革时因破‘四旧’被毁掉了！”

这百佛洞也曾流传这样一个传说：清咸丰年八年(1858)逃长毛时，附近几百个村民曾躲进此洞避难，长毛是指太平天国时期江浙一带的一些散兵游勇，他们披头散发烧杀抢掠行径残暴，那时谈长毛色变人心惶惶，几十个长毛几乎把西山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曾搜到了百佛洞口，但因洞口植被茂盛枯藤蕨蕈未曾发觉，另一说法或许是佛像显灵庇佑，才使村民躲过一劫。

“这片范围应是以前的甘露镇，也曾是古战场啊”！西山百佛洞下来，随着韩小土的手指方向，我们又

来了兴致，一片荒草地怎会是古战场？且甘露镇这个地名现《常山县志》已无从查找，一个似乎已蒸发消失的常山古地名，曾引起许多人关注，至今仍还是一个谜团，带着好奇与疑惑我们走访了村中八旬以上老人，同时又翻阅了诸多文献资料，谜团才解开。

据光绪《常山县志·古迹》载：“甘露镇，在县西北四十里。梁开平二年，淮南攻危仔昌于信州，吴越攻淮南甘露镇以救之，即此。或以为润州之甘露，误也。今废。”清初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九十三中也说：“甘露镇在常山县西北四十里，”其背景是发生在五代十国初期的“信州之役”，后因淮南内部发生兵谏，信州之役不了了之。而后在开化县域内一度也有甘露镇在华埠说、在杨林说等，似乎都在为抢夺甘露镇之地名而据理力争，最终无奈因拿不出真凭实据才善罢甘休。

根据康熙《衢州府志》中的《常山县疆里图》并结合实际地形考证，古甘露镇在现球川村碧石坞自然村一带可能性极大，因这里曾是璞信古道上的重要关隘，独特的地形地貌很适合军队驻扎和百姓生活。

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甘露镇消失的原因是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，作为一个军事建制意义上的行政单位不再在原址设立，相应的军事人员和居民也随之撤离，甘露镇的历史也就无法传承。唐广德二年(764)，常山县城迁往现今天马镇，常玉古道不断兴盛，甘露镇所在的璞信古道军事地位有所弱化，由此理解甘露镇地名之所以消失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“湮没了荒城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……”是的，我们沉思感慨且向往憧憬：碧石坞，古韵悠悠也曾刀光剑影，诗情画意又赋时代气息，神秘面纱有待揭开，文旅价值有望开发，在农文旅高度融合的当下，如有慧眼人士、有识之士前来投资，将现有景点复原包装，连同三十六天井、古民居及球川美食“三宝”等串点连线、穿线成片，成为闭环观景带、休闲游玩处、放飞心灵地、研学体验区……诚如斯，则古镇扬名，又快哉人心！

常山古代有四次人口迁入高峰

毕建国

常山古代经历了四次人口迁入高峰。每一次人口大迁入，都带来了人才荟萃和先进技术、文化的交流融合，并在技术、文化的交流磨合中新生先进的生产力，进而推动当地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快速发展。

第一次人口迁入高峰(汉越交融)

公元前222年，秦在姑蔑旧地设太未县，常山地区属之。西汉，由于处于交通要道上，常山地区多次出现在史籍中。东汉末年开开始，在孙氏政权统治下，伴随着屯田政策的推行，大量汉民从平原地区向山地丘陵地区迁徙。建安八年(203)、建安十年(205)，孙权先后两次出兵山越。战后，大批山越百姓下山，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。汉民入山、山越出山，对于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，也大大加速了汉越融合的过程。公元218年，从东汉末年建立的新安县分出土地，设立了定阳县。这是常山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县级行政机构。定阳县的设立，表明常山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也已经聚集起了相当数量的人口。

第二次人口迁入高峰(北人南来)

三国吴宝鼎元年(266)，吴国分会稽郡设东阳郡，定阳县改属东阳郡。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尤其是西晋末年以后，长期的战乱使众多北方居民先后迁居南方，常山地区也迎来了移民迁入高峰，许多世家大族在此扎根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，刺激了常山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，亦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精美的遗存。比如，位于何家乡双安村的大棚山古墓群，为西晋时期墓葬群，分布面积约3600平方米。1978年，金华地区文管会组织专业考古人员清理砖墓室一座，出土的文物有青瓷耳杯3个，青瓷小勺、青瓷盅、青瓷灶、青瓷猪舍、青酱狗圈、青瓷釜斗各1个，少数墓砖上刻有“太康八年八月造”等铭文。发掘出土的青瓷器比较精致，部分青瓷器经鉴定属于国家二级、三级文物。

第三次人口迁入高峰(建炎南渡)

北宋末年，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国大举入侵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建炎末年，北方士大夫纷纷南迁，在通往南方的道路上随处可见，连绵不绝。今苏南、杭嘉湖以及绍兴、宁波一带是士大夫的避难所，“天下俊秀”纷纷迁居此地，就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。常山地处吴头楚尾、钱江源头，是唐宋以来南方诸路通往京师的主要驿站，又是水陆更替的重要码头。北宋时即有“两浙首站、通衢要地”之称。到了南宋，由于建都临安(今杭州)，常山从区域上又进入了国家核心层，并成为京师通往南方各地最重要的通道。在地域优势和世家大族纷纷南渡的背景下，南宋时期成了常山第三次人口大迁入时期，包括孔氏大宗在内的许多家族、名人先后前来，有不少名门望族最终定居于常山。

第四次人口迁入高峰(明清逃难)

明清时期，又是一个人口大迁入的时期。表现为：元末明初，常山人口出现了一次骤增，到明中期人口又出现了回落，清光绪《常山县志·户口》记载道：“元至大间(1308—1311)，户10788，口58421；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)，户15856，口86819；弘治十五年(1502)，户13662，口70902。”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
明末清初，江西、安徽、福建等地移民大迁入。一方面，本地居民为逃避战乱、天灾和高额丁税而纷纷逃亡，客观上为外地移民迁入提供了广阔空间。另一方面，江西、安徽、福建和部分浙东移民，尤其是江西建昌府南丰县及其周边县移民，为逃避战乱、天灾和择地谋生，纷纷涌入常山，致使常山人口总体呈现增长趋势。光绪《常山县志·寓贤》记载了78个明清时期迁居常山家庭的情况，其中，明末清初迁入的达67个，占总数的86%；南丰县及其周边县迁入的达32个，占总数的41%。目前，常山县使用南丰方言的人口，占常山人口总数近4成。

摸清国之大数 服务国之大者

常山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